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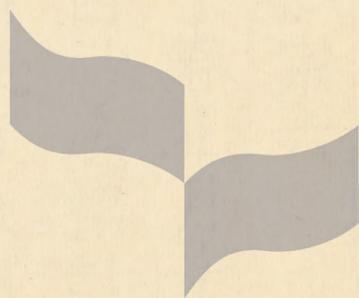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一

癸未一年

仁宗六

慶曆三年春正月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辛

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

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癸巳

元昊上書請和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燄益

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

號天都王元昊倚為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

種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  
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  
帥府表授二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  
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旣深世  
衡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  
苦卒無一辭怨望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  
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  
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  
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世  
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

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  
素且膏以蠟置袖衣間密縫之告嵩非濱死不得泄  
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  
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世衡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種將軍今  
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旣而荅以  
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  
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  
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  
召嵩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

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

西事之定神世衡當以首功上賞

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  
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  
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  
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無遲留  
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  
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  
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  
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  
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旣失二將又  
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鄙用兵日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欵乃密詔  
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  
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  
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  
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  
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  
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  
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  
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  
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羗父不

此議甚正何不堅執

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  
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有所答  
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  
納一叛羗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自鬪鬪久不解  
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sub>圖</sub>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  
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  
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  
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  
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  
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

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  
易育議。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  
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  
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半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  
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  
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  
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  
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二月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辛

酉立四門學

時邊吏誣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

收其家賈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  
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  
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上從之平族獲免 三月  
戊子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  
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  
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  
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  
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  
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

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卧薪嘗膽不忘脩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召夏竦爲樞密使增置諫官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

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  
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  
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  
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  
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脩乃  
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  
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  
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  
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

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

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旣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

和事定後召還韓范有何不可而汲三郎

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

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  
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  
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  
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  
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  
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  
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  
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  
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  
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

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  
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  
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  
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  
之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初召  
竦諫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  
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  
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  
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  
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

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亭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

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  
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  
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  
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  
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  
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  
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  
興徐出闈闔晨坐太極晝開闈闔躬覽英賢手鉏姦  
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躅  
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蹙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  
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  
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  
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  
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闥爲予京  
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  
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  
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  
歲忠力塵竭契丹忘義擣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

惇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  
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  
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  
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  
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  
令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劂可屬大  
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轍  
轍言論礪礪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  
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

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  
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  
疋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  
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  
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  
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  
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  
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踧踖重足

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亟諸侯  
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  
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  
修貢來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  
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  
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范仲淹亦謂韓琦曰介之爲此蓋可虞也 五月丁  
卯朔日食帝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遣使祠禱嶽瀆  
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  
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

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已撤樂減膳

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敢受賀乎。  
呂夷簡求罷。帝優詔弗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  
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  
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  
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  
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  
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  
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  
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  
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

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脩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

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審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脩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

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叅知政  
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  
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  
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  
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  
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猶固  
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  
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  
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

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  
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  
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  
爲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  
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  
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  
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  
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  
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  
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

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脩鄜延城障賑河中  
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且陳西北四策以爲  
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  
洛都密定討伐之計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  
仕乙亥任中師罷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  
第受謁 冬十月以張昞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  
使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  
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  
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  
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

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  
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  
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晁之等首被茲選晁之河  
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  
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  
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  
哭耶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  
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  
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  
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勵非甄別人

情不憤悱具申凡目著于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迺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勲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

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  
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  
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  
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契丹北院使蕭孝穆卒  
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  
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  
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效不  
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  
道若是乎時稱爲國寶臣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  
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

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踈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  
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  
也其著爲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  
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仕然後得請太宗  
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  
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  
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  
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  
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  
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丁

已大雨雪木冰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  
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  
陰之象爲臣爲後宮爲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  
災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  
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  
宮此應天之實也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二

起甲申至乙酉九年

仁宗七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

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乙亥荆  
王元儼卒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  
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爲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  
安否及所在莊獻太后臨朝王自以屬尊望重恐爲  
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  
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  
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  
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  
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辛卯太常禮院  
上新脩禮書及慶曆祀儀 二月丙申出奉宸庫銀

三萬兩下陝西博糴穀麥以濟饑民 三月乙亥詔  
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  
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  
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  
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  
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  
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  
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  
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  
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

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  
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  
敦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  
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  
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  
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  
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  
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  
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  
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

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  
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已  
卯出御書治道三十五事賜講讀官 元昊侵党項  
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  
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  
于元昊 夏四月丁酉以宜州蠻歐希範叛詔廣西  
鈐轄司發兵討捕 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  
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  
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  
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

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爲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瑗上書

胡瑗

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

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  
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  
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  
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  
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  
祀不來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  
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  
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上四  
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且請力行七事一  
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

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又言北  
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  
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  
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  
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  
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  
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  
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脩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  
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余  
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

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

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  
便由是謗毀寢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  
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  
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  
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  
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  
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  
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  
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  
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

莫如○在○朝○廷○爲○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  
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  
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劓於讒間不  
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  
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  
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  
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  
有未至邪 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  
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眇躬余靖等言災  
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

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  
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契  
丹初脩國史命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充史官 秋  
七月戊寅大封宗室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  
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  
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  
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  
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  
讓爲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爲潁國公岐王德芳  
孫從照爲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壬午月

犯熒惑。癸未，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爲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八月，命余靖如契丹致贐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旣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戊午，詔輔臣所薦官，毋以爲諫官御史。九月戊辰，呂夷簡卒。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後居壽。

州舉進士又舉制科歷位輔相自章獻太后臨朝十  
餘年間天下宴然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選將命使  
二邊以寧說者以爲夷簡之力爲多然建募萬勝軍  
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  
輔范仲淹李迪于外不知此何以云當時謂其屈伸  
舒卷動有操術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故  
當國最久先呂蒙正稱其有宰相才者豈以是邪  
采熹曰當呂夷簡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  
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見天下公  
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

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不盡出於公其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有間矣 論曰古所謂一個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個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脩等爲諫官旣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脩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

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  
僦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 甲申以  
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  
叅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  
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  
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  
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  
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  
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賚敕  
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

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冬十月契

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  
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  
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  
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  
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  
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  
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  
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  
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

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  
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  
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  
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  
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得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  
之契丹主遂引兵還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  
按察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契丹以雲州  
爲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爲西京大同府於是  
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  
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

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余靖使  
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  
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  
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  
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  
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易  
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擁場於保安  
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  
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  
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种世衡卒世衡字仲平

放兄子也。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歷知環州。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方卧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

人皆畫像祠之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叅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  
吳育龐籍爲副使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  
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  
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  
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  
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  
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  
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

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旣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爲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  
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  
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  
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  
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  
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  
知鄧州 調周敦頤爲南安軍司理叅軍時郡獄適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  
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置手板歸取告身  
將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

也。遶感悟，囚得不死。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  
任。叙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是月，李之才卒。  
于懷州。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朴率自信，無少矯厲。  
師河南穆脩，脩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搏學有淵源。秦  
漢以來，鮮有知者。卒之日，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  
哀感疾，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門人邵雍表其墓，有曰：  
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三月己未，  
詔大宗正勵諸宗子授經務學。辛酉，韓琦罷。時范  
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  
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

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  
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  
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  
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  
弼爲樞密副使皆忽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  
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  
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  
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  
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  
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

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羗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

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  
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  
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  
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  
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  
益忌脩因附致脩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  
官余靖歐陽脩輩旣已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  
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  
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

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  
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  
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其後洙在隨  
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  
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欲致師魯於死而  
師魯不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  
之意其希執政之意乃欲害洙蓋湜不能自樹立耳  
洙何恨於湜乎甫深服其識量 罷科舉新法范仲  
淹旣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  
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

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陰晦不見，羣臣皆賀。監察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太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

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  
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  
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  
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  
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  
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  
獲楚公子穀臣旣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  
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  
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

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戊申  
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  
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  
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吳育叅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  
昌朝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至唐別命樞臣主兵務  
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迨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  
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  
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  
序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時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

從來羣小中傷正人未有不  
假于閹宦者

視還奏盜不足慮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  
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吳育曰盜誠無足  
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  
五月己巳罷諸路轉運判官閏月丙午曩霄遣人來  
謝冊命 六月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  
錦鹿胎半之 秋七月戊申廣州地震 石介卒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貌厚氣  
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  
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

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卒年四十一歐陽脩哭之謂待彼謗焰息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八月庚午荆南府

岳州地震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舉官犯

罪當連坐者除之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

臣兼樞密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

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

復詩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已常

欲報之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

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兖州訪介存亡杜

衍知兖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

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  
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  
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陳堯佐卒謚文惠堯佐字希  
元堯叟弟也初舉進士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作文  
以告捕而戮之鱷患屏息知壽州遭歲饑欲賑之曰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乃自出米以食  
餓者於是吏民各爭出米活數萬人爲河東轉運使  
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  
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  
足吾豈爲俗吏哉知開封府則謂任威以擊強盡察

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凡  
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而寬恕行乎  
其中文學政事天下所知但其入相也值呂公著累  
乞致仕帝不允因詢曰卿去誰可代者公著曰陛下  
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  
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者因得大拜於是極  
懷薦引之德遂作燕詞爲謝有爲誰歸去爲誰來主  
人恩重朱簾捲之句且携酒過公著歌以侑之殊失  
大臣之體至是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天官  
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可歸息於父母

棲神之域矣其終身所見蓋如此云 周堯卿卒堯  
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篤於孝友爲學不專於傳注  
問辨思索多所自得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  
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  
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  
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  
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  
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  
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

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仁宗八

慶曆六年春正月丁亥范雍卒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後徙河陽舉進士為洛陽簿歷官禮部尚書平生行已大畧亦多建立但在延州不納計用章之策而取敗反誣以罪而竄之是其所短云卒年六十八謚忠憲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戊寅青州地震詔陝西經畧安撫及轉運司議裁節諸

費及所置官員無用者以聞。三月辛巳朔日食。帝謂賈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安利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等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庚寅，登州地震，岬嶠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如雷。甲午，月犯歲星。夏四月甲寅，遣使賜湖南戍兵方藥。五月甲申，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

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爲龍戰之會其位在  
乾者西北二邊不動必有內盜起於河朔宜爲之備  
登萊視京師爲東北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  
坑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小利而大  
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 戊子減邛州鹽井歲課緡  
錢一百萬 六月丙寅以久旱民多渴死命京城增  
鑿井三百九十 秋七月丁亥月犯南斗 八月癸  
酉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叅知政事育在政府遇  
事敢言時知未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  
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

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願力  
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  
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  
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九月甲辰登州有巨  
木三千餘浮海而出 冬十月詔發兵討湖南徭賊

十一月遣官議夏國公封界 周敦頤在南安不  
爲守所知度之興國宰程瑜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  
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顥頤師之尋令彬  
邑郡守李初平知其賢薦諸朝且語之曰吾欲讀書  
如何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

其語二年而有得

七年春正月乙亥頒慶曆編敕 二月大旱詔求直

言 巳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

糧 三月癸未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有

司驛置以聞 乙未賈昌朝吳育議不協論者多不

直昌朝時方大旱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相

出判大名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誼爭爲

不肅故雨不時若遂併罷育出知許州徙蔡州育設

五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

者詔遣中使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

往取之育曰使者欲藉兵立威邪欲得妖人還報邪  
使者曰欲得妖人爾育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  
于境內安得不知此特鄉民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  
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乃館使  
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械送闕下  
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  
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  
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  
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  
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

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耻示敦厚之道  
哉遷禮部侍郎知未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  
辭且請便郡因命知汝州 乙未以夏竦同平章事  
丁酉改樞密使竦平章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  
和則政事脩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  
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  
訥爲樞密副使 辛丑帝禱雨于西太乙宮日方炎  
赫帝却蓋不御及還遂雨 夏四月己酉以江東轉  
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苛刻相尚並削  
職 尹洙卒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文學

知名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  
洙與穆脩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歐陽脩蚤工  
偶儷之文洙以唐韓愈之文示之而脩之文遂以名  
世天聖初天下無事洙獨喜論兵嘗作叙燕息戍二  
篇語在宋史洙本傳中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  
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卒年四十有七初洙自直龍圖  
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洙自言以靜退爲樂  
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洙頓若有得自  
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仲淹守南陽一日  
洙忽手書與仲淹別仍囑以後事仲淹極訝之以其

書示朱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垂理殊可怪也宜  
往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而  
坐炎爲道仲淹意洙乃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生  
人見待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  
仲淹仲淹至哭之甚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  
用復來仲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  
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韓琦表其墓謂師魯以文  
武之才震暴天下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佐而  
反遭罹讒毀終貶以死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  
歎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以下引以爲監思擇利

而自安也 五月乙亥蠲天下逋負 六月壬戌詔

臣寮朝見者留京毋過十日 秋七月除災傷倚閣

稅及欠折官物非侵盜者 八月乙丑析河北爲四

路各置都總管 九月丁酉詔刪定一州一縣敕

冬十月壬子李迪卒迪字復古濮州鄄城人少從柳

開學爲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果位至平章卒年七

十七謚文定 十一月戊戌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則

涿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

軍爲小校具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

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  
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  
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  
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  
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  
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殺之又殺  
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  
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捷營  
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  
外者皆攝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

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胡宿所謂內盜起于河朔至是果不誣云

八年春正月明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闌將成爲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

之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鎬爲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 閏月戊申詔以文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

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元  
昊卒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  
于母族訛厖訛厖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  
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爲皇太后 李燾曰  
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寗令哥特愛之以爲  
太子旣而欲爲寗令哥納沒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  
之寗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厖家爲  
訛厖所殺元昊因鼻創死 王侁曰自德明欵塞西  
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兇悍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  
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

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帝以閏正望夕將  
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  
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  
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  
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  
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  
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  
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  
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  
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鞠于

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  
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二月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  
子三月甲寅帝幸龍圖天章閣詔輔臣曰西陲備  
禦兵冗賞濫罔知所從卿等各以所見條奏又詔翰  
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闕失左  
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其  
悉以陳癸亥以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豫將帥  
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  
及防微杜漸之策召知制誥諫官御史等諭之使悉

對于篇皆給筆札令即奏上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  
辭不對宋庠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幾  
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學士  
張方平鎖院草制至夜分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  
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  
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  
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  
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沾激  
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  
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

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深爲留  
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  
已殿中侍御史何郟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  
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  
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  
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  
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  
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  
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  
失不可得矣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

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用  
爲選首席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  
化御史中丞魚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  
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  
以謂唐季及五代強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  
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獯粥西服羗戎所用  
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  
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  
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踈  
鬪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

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  
雜仕流以鐵爲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齎  
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  
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  
財用恤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  
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  
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  
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費使通鹽商之利  
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  
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

下患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缺少滋長  
奔競糜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  
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  
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  
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缺動踰再  
期預闡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  
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  
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  
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  
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

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寔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叅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

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  
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  
出於遽猝非自行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  
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  
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  
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  
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闡外之事  
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  
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竒  
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

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畧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竒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踈闊，帝嘉周詢詳敏。夏

四月己巳冊諒祚爲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  
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  
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  
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  
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  
深惜朝廷之失機會壬申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  
以明鎬參知政事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  
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  
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具  
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五月辛酉

今世宜倣此法

夏竦罷以宋庠爲樞密使龐籍叅知政事何郟論竦  
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  
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  
致天變如此宜罷之乃出知河南 六月甲午明鎬  
卒鎬字化基安丘人舉進士歷官叅知政事端重寡  
言所至安靜臨事不苟旣卒人多傷之 乙未詔館  
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 丙申章得象卒謚  
文簡得象字希言浦城人舉進士歷官輔相僅保祿  
位不能有爲知范仲淹之賢而復擠之尤其所短也  
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募饑民爲軍 八

小人心術何所不至

月已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九月詔三司  
以今年江淮漕米轉給河北州軍 冬十一月發廩  
賑畿內貧民 十二月乙丑詔改明年元赦天下出  
內藏錢帛賜三司買粟以濟河北流民 丁卯冊美  
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  
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閣  
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  
何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  
人卒以功進貴妃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三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十四

起己丑至庚寅凡二年

仁宗九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以水災罷上元燈樂

乙卯范仲淹知杭州時孫甫為兩浙轉運使仲淹

以大臣守郡或便宜行事甫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庚戌張士遜卒士遜字順

之光化人舉進士致位宰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

不能正人誚之為和鼓嘗惡叅知政事程琳多異議

聞近代輔臣亦有進女侍者

小人中傷君子何所不至

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值知開封府鄭  
戩發琳令府吏市第事士遜揣知帝有不悅之意道  
輔適至中書謂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曷不  
見上明辯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已遂言於帝帝疑道  
輔黨琳併黜之又嘗納女侍於宮中御史楊偕劾之  
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爲也然士遜寬厚亦有過  
人者一日帝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  
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旣未見其章疏不當  
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帝曰竟未之見  
也然而與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爲辯其不然帝意

乃解士遜就第十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懿 己未  
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民 辛酉詔  
臺諫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風聞彈奏 二月丁  
卯彗星出虛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葉清臣  
上對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  
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爲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  
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  
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  
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  
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

罇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未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請闕以伐西戎爲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

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  
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  
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  
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  
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  
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  
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  
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  
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  
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

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畧張亢侗儻有  
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  
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  
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旣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  
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  
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  
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  
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  
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  
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

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  
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  
也比日多以卑官躡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  
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  
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  
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  
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  
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  
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  
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

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字道卿蘇之長洲人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

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庚申翰林學士錢明逸報使契丹是月賜禮部進士一千三百九人馮京及第第一又得范純仁折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

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  
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  
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  
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  
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及麥大熟民各以  
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  
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  
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  
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

加拜前職。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帝幸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六月甲戌，帝以賈昌朝舊學，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曾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秋七月丁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癸卯，以范仲淹為禮部侍郎，仲淹舉張昇自代。時昇以集賢殿脩撰知潤州，仲淹薦昇清介自立，直道純誠，朝野推服。臣所

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上從之 八月壬戌陳  
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  
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 以宋庠同平章  
事高若訥叅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樞密副  
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  
安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人亦以  
重厚目之然而欲斬范仲淹豈其見之固滯而爲人  
所罔與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  
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  
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

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加程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帝性寬厚雖知其在章獻太后時事亦無宿怒也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旣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天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

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戊午，太白犯南斗。己未，罷武舉。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旣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

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旣還惠師尚  
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  
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  
范仲淹置義莊于蘇州以贍貧族子弟以仲淹有退  
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  
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  
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  
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  
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  
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賜宗族若

曹遵吾言母以爲慮又欲爲買綠野堂仲淹曰在唐  
如裴晉公者有幾一旦取其物而有之於心何安寧  
使耕壞或他人有之吾則不可取也契丹復伐夏  
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十一月詔河北被災民  
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  
十二月遣內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李初  
平卒于郴州子幼周敦頤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  
紀其家始終不懈人皆以敦頤不遺舉主士俗爲之  
歸厚

二年春正月以歲饑罷上元觀燈命近臣同三司較

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時范仲淹知杭州杭俗好佛事  
喜競渡仲淹自春至夏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居  
民空巷出游召諸寺主僧諭以歲饑工價至賤可興  
造殿宇又新厰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  
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財仲淹乃條叙  
所以晏遊興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俾工  
技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爲大  
旣而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亡皆仲淹之惠也自  
後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令 程頤上  
書闕下勸帝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二月甲申出  
內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 三  
月丁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詔曰祖宗親郊合祭天  
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  
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  
之制且移郊爲大饗蓋亦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  
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月  
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宋自太祖以來未嘗  
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  
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

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  
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法夏五月丁亥朔新作明  
堂禮神玉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  
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  
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  
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  
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  
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  
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

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叅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玉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叅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

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矧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癸亥出內藏絹百萬市糴軍儲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九

月巳酉朝饗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

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園丘大赦百官皆進  
秩 詔自今內降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干進者  
諫官御史察舉之 冬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  
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  
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項權進駝馬牛羊等物而求  
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  
妻屬于薊州 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  
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  
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  
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

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召太子中舍致仕  
胡瑗同阮逸等定鐘磬制度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  
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  
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  
樂至武帝時始定秦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  
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  
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  
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  
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  
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

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  
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  
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  
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  
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  
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胷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  
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  
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  
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叅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  
並從之 宋祁田况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

祔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  
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  
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  
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  
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  
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  
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  
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  
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  
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

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定三品  
官以上家廟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  
補外出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  
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  
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相與列訴道  
周希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  
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  
敢隱乃斬以徇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  
京東轉運使濰州叅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  
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女幾死吏不敢聞希亮移捕

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旣希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爲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條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本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不如法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譁者

是歲契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四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997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